

# 摩尼教三常、四寂新考

## ——福建霞浦文書研究

馬小鶴

三常、四寂（四處、四法身、四淨法身）是摩尼教的重要觀念。敦煌出土三部漢文摩尼教文獻都有所涉及。《下部讚》中稱頌三常、四處：“我今蒙開佛性眼，得睹四處妙法身。又蒙開發佛性耳，能聽三常清淨音。”（第10行）控訴魔王：“令我如狂復如醉，遂犯三常、四處身。”（第27行）“令我昏醉無知覺，遂犯三常、四處身。”（第38行）祈求夷數“開我法性光明眼，无礙得覩四處身；无礙得覩四處身，遂免四種多辛苦。……開我法性光明口，具歎三常、四法身；具歎三常、四法身，遂免渾合迷心讚。開我法性光明手，遍觸如如四寂身；遍觸如如四寂身，遂免沉於四大厄。解我多年羈絆足，得履三常正法路；得履三常正法路，速即到於安樂國。”（第56-60行）稱頌明界“三常、五大鎮相暉，彼言有暗元无是。”（第336行）譯後語曰：“上願三常捨過及四處法身，下願五級明群乃至十方賢愍（哲），宜為聖言無盡，凡識有匡。”（第415-416行）《摩尼教殘經》寫道：“若其惠明遊於相城，當知是師所說正法皆悉微妙，樂說大明三常、五大，神通變化，具足諸相；次於法中，專說憐愍。”（第117-119行）《摩尼光佛教法儀略》稱頌摩尼“又以三願、四寂、五真、八種無畏眾德圓備，其可勝言；自天及人，拔苦與樂，謏德而論矣。”（第23-25行）描述摩尼的形相：“串以素帔，倣四淨法身。”（第53-54行）最後殘存：“次觀四寂法身，……”（第110行）

張廣達先生認為，關於三常指“三位一體”（Trinity），四處即“清淨（神）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慧”的總稱，這已早為 E. Waldschmidt、W. Lentz 及其前行學者所指出。摩尼教作為以綜合為特徵的宗教，類比基督教，也有了摩尼教的

“三位一體”。傳來漢地，“清淨師僧”們分別名之為“四處”、“三常”。<sup>①</sup>

“四處”也即“四寂”。

近年來發現的福建霞浦文書包含大量摩尼教內核，本文將對兩個主題進行分析。一個主題是“三常”，即三位一體的“光明父子淨法風”。霞浦文書《摩尼光佛》稱頌夷數“無上明尊子”，又稱頌“白鴿飛來騰瑞相”，即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。霞浦文書中稱聖靈為“善心王”、“大惠明”和“淨法風”。霞浦文書中出現兩個摩尼教重要神祇：淨風和惠明，淨風是否即淨法風？或者惠明纔是淨法風？敦煌文書《下部讚》中的“惠明莊嚴佛”在霞浦文書中寫作“莊嚴惠明佛”，孰是孰非？第二個主題是“四寂”，即清淨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慧，霞浦文書對四寂有所闡釋，並將四寂與民間宗教的五方中的四方聯繫起來，還出現四寂的三套新譯音，是否有助於澄清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：漢文“清淨”是否就是“神”的意思？

### 一、光明父子淨法風

楊富學先生近作《〈樂山堂神記〉與福建摩尼教—霞浦與敦煌吐魯番等摩尼教文獻的比較研究》釋証了《樂山堂神記》與敦煌吐魯番摩尼教文獻共見諸神，其中寫道：

“淨風、先意如來”見於《樂山堂神記》第1頁第3行，為摩尼教創始傳說中的二大神祇。“法相惠明如來”見於《樂山堂神記》第1頁第4-5行。

“淨風”，中古波斯語作 *wād žīwahrēn*，漢文文獻又作“淨法風”。如敦煌寫本《摩尼教殘經》第131-134行引《應輪經》言：“若電那勿等身具善法，光明父子淨法風，皆於身中每常遊止。其明父者，即是明界無上明

---

<sup>①</sup>張廣達，2008年，第336頁。參閱林悟殊先生在1995年發表的《摩尼教“三常”考—兼論景教碑“啓三常之門”一句之釋讀》（載饒宗頤主編，《華學》第一期，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，第18-24頁），收入林悟殊，1997年，第242-251頁；以及他在2005年發表的《福建明教石刻十六字偈考》，見林悟殊，2005年，第132-141，5-32頁。

尊；其明子者，即是日月光明；淨法風者，即是惠明。”這裡的“淨法風”即是“淨風”的異名或省稱。……

值得注意的是，文中有“淨法風者，即是惠明”之載。顯然，“淨風”和“惠明”被視為同一神祇。受其影響，有學者認為淨風即是惠明。……

筆者認為，“淨風”、“先意”與“惠明”屬於不同的神祇，不可混淆。<sup>①</sup>

黃佳欣《霞浦科儀本〈樂山堂神記〉再考察》的附錄《明門初傳請本師》校本第4行也分別稱頌“天地化身淨風大聖”和“惠明法相如來”。<sup>②</sup>我完全同意，“淨風”與“惠明”屬於不同的神祇。淨風主要職能是創造宇宙，惠明的主要職能是拯救人類的靈魂。<sup>③</sup>“淨風”類似造物主，因此被稱為“天地化身”相當貼切，在造成十天八地之後，他就很少出現了。《下部讚》第255頌：“法相惠明餘諸佛，為此明身常苦惱。”意思就是法相惠明苦心焦慮救贖明身（人類靈魂）。《殘經》第114-115行：“或時故人兵眾退敗，惠明法相寬泰而遊。”意思是：人類靈魂的淨化是一個新人不斷戰勝故人的過程，當故人敗退之際，惠明法相就可以自如伸展。惠明與人類得救息息相關，是《殘經》的“主角”，實際上《殘經》帕提亞文原本的題目就是《惠明經》。

《下部讚》第168-172行列舉了包括淨風和惠明在內的十二個大神：

收食單偈

大明使釋

一者无上光明王， 二者智惠善母佛，  
三者常勝先意佛， 四者歡喜五明佛，  
五者勤修樂明佛， 六者真實造相佛，

<sup>①</sup> 楊富學，2011年，第144-145頁。

<sup>②</sup> 黃佳欣根據《摩尼光佛》第54頁有“志心皈命禮 神 化身電光淨寶 惠明法相二尊菩薩”之句，認為霞浦法師是把“惠明”和“法相”目為兩個神名，因此標點為“惠明、法相如來”。黃佳欣，2011年，第18頁，第2頁，註8。

<sup>③</sup> 芮傳明，2007年，第92-94頁。

七者信心淨風佛， 八者忍辱日光佛，  
九者直意盧舍那， 十者知恩夷數佛，  
十一者齊心電光佛， 十二者惠明莊嚴佛。<sup>①</sup>

霞浦文書《摩尼光佛》第 48-49 頁中也列舉了這十二個大神，內容顯然出自《下部讚》，惟“一者无上光明王”之“王”字作“佛”字，“九者直意盧舍那”後三字作“舍那佛”；而最值得注意的是“十二者惠明莊嚴佛”作“十二者莊嚴惠明佛”。<sup>②</sup>學術界早就根據“惠明佛”是神名，而“莊嚴”是用來修飾神名的十二種美德之一，從而判斷《下部讚》的“慧明莊嚴佛”當作“莊嚴惠明佛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如今霞浦文書《摩尼光佛》證實了這一推測，更重要的是，這證明霞浦文書摩尼教核心內容所根據的原本，有時比敦煌漢文摩尼教文書更少錯誤；不僅可以據以校改敦煌文書，而且可以證明霞浦文書摩尼教核心內容所根據的原本當為善本。霞浦文書有很多不見於敦煌文書的摩尼教內容，並不因其歷經傳抄，有些錯漏，附麗上了民間宗教的文句，且最後抄成時代甚晚而影響其價值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霞浦文書對於我們認識摩尼教的意義不亞於敦煌吐魯番文書。

“淨風”與“惠明”為兩個不同的神祇，但是，“淨法風”並非“淨風”的異名或省稱，而是“惠明”的異名。論證這一論斷的最佳材料莫過於《下部讚》中的第二首音譯詩的第一至第十個短語。<sup>③</sup>

《下部讚》今藏大英圖書館，編號 S.2659，其中有三首音譯詩。林悟殊先生指出，這三首詩很可能是摩尼教徒舉行宗教儀式時經常採用的主題歌，主要是對神的敬頌；為了使一般信徒易於詠誦，達到更好的音樂效果，譯者故用漢字加以音譯，而不用意譯。<sup>④</sup>第二首音譯詩見第 155-158 行，分為 16 個短語，沒有題目，其前行即 154 行寫道：“次偈宜從依梵”，表明下面的詩句是音譯。研究涉及此詩的學者主要有：德國佛學家、漢學家瓦爾德施密特（E. Waldschmidt, 1897-

<sup>①</sup> 本文所引敦煌摩尼教漢文文獻悉用林悟殊、芮傳明校本，不再一一註明。參閱林悟殊 1997 年；芮傳明，2009 年，第 361-420 頁。

<sup>②</sup> 楊富學，2011 年，第 142-3 頁，圖 3。元文琪，2011 年，第 172 頁。

<sup>③</sup> 馬小鶴，2010 年，第 65-74 頁。

<sup>④</sup> 林悟殊，2005 年，第 130-131 頁。

1985) 與伊朗學家楞茨 (W. Lentz, 1900-1986)<sup>①</sup>、日本伊朗學家吉田豐<sup>②</sup>、瑞典學者翁拙瑞 (Peter Bryder)<sup>③</sup>、中國學者張廣達<sup>④</sup>和澳大利亞學者 (原籍丹麥) 米克爾森 (G. B. Mikkelsen)<sup>⑤</sup>。吉田豐提出, 這首詩並非完全從伊朗語音譯, 其中夾雜七個“亞蘭語” (Aramaic) 短語。據學者們研究, 摩尼的母語是接近埃德薩敘利亞語 (Edessene Syriac) 的一種亞蘭語東部方言, 他的七部大經都是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亞蘭語方言所寫的。<sup>⑥</sup>因此這七個亞蘭語短語可能接近摩尼原來的用詞。上述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比較分散, 讀者檢索不便。這首音譯詩的罕見漢字、中古漢語注音、對應亞蘭語和伊朗語轉寫都不易排印, 我們就用吉田豐 1983 年文章中的錄文、注音及亞蘭語和伊朗語轉寫為基礎, 綜合上述位學者的研究, 參照最新出版的摩尼教文獻諸文字的詞典,<sup>⑦</sup>查對圖版,<sup>⑧</sup>將全詩重新翻譯和註釋。

全詩原來就標明十六個短語, 是一首雙語詩, 第一至四、第十一至十二與第十五個短語, 是亞蘭語; 與之相應的是伊朗語的第五至八個、第十三至十四個與第十六個短語; 第九至十個短語只有帕提亞語音譯。下面我們先在第一行列出漢文, 第二行是吉田豐從 1957 年斯德哥爾摩 (Stockholm) 版高本漢 (B. Karlgren) 《漢文典》 (*Grammata Serica Recensa*) 中查到的讀音, 或者他根據高本漢體系擬構的讀音 (左上角加\*)。第三行是他從 1933 年上海版羅常培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第 163-8 頁表上查到的讀音。第四行是他在 1983 年的文章中根據摩尼文字轉寫而擬構的亞蘭語拼寫, 或者在英國伊朗學家博伊斯 (Mary Boyce, 1920-206) 1977 年編制的《摩尼教中古波斯語和帕提亞語詞彙表》<sup>⑨</sup>中查到的帕提亞語與中古波斯語詞彙。吉田豐在後來發表的文章中進一步對轉寫作了修訂, 筆者盡可能將這些修訂吸收進來, 因此轉寫有時與他 1983 年文章中的轉寫略有不同。第五行是吉田豐刊

<sup>①</sup> E. Waldschmidt & W. Lentz, 1926 (W/L i); W/L 1926a.

<sup>②</sup> Yoshida, 1983; 吉田豐, 1986 年; Yoshida, 1987;

<sup>③</sup> Bryder, 1985, p.57.

<sup>④</sup> 張廣達, 2008 年, 第 314 頁。

<sup>⑤</sup> G. B. Mikkelsen, 2006, pp.102-109.

<sup>⑥</sup> G. Widengren, *Mani and Manichaeism*, London, 1961, pp.74-76; Samuel N. C. Lieu, *Manichaeism in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*, Tübingen, 1992, p.8, 117.

<sup>⑦</sup> *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*, Turnhout, 1998- (簡稱 Dictionary)

<sup>⑧</sup> 《英藏敦煌文獻. 漢文佛經以外部分》, 四川人民出版社, 1990-, 第 4 冊, 第 148 頁 (簡稱圖版)。

<sup>⑨</sup> M. Boyce, *A word-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*, Leiden, 1977 (簡稱 Boyce 1977).

佈的文書 M260 殘片，第六行是筆者的直譯。下面是第一至第十個短語，讚頌的就是光明父子淨法風：

*Text*

伽 路 師 羅 𐤒 [= 亡] 一<sup>8</sup> (1)  
\*g'ia luo si lâ \*mīwang  
g'ia lo ei la m̄bvoŷ  
Aram. q'dwš l'b'

[ ]

聖哉， 對父親。

亞蘭語。(1) “伽路師”<sup>①</sup>，發音近似希伯來文 קדוש q'dwš 意為“神聖的”，通常可以翻譯為“聖哉、聖哉”，下面第二、三、十五個短語中也出現這個詞。但是，相應的伊朗語也作 q'dwš、k'dwš，是希伯來文的音譯，漢文也音譯成“伽路師”（見下面第五、六、七、十六個短語）。霞浦文書中常見“伽度師”，當為“伽路師”之異譯。(2) “羅𐤒”<sup>②</sup>，發音近似亞蘭語 \*l'b'（比較敘利亞語 laβā），意為“對父親（to Father）”，可以意譯為“對真實父”。敘利亞文 ܠܒܐ l'b'，意為“父親”，這個短語的意思就是：對着慈父高呼“聖哉”。

伽 路 師 立 無<sup>9</sup> 羅 二 (2)  
l̄əp m̄ju lâ  
li<sup>9</sup>b m̄bvy la  
q'dwš lbr'

(k)[d]wš [l]b'r'h

聖哉， 對兒子。

亞蘭語短語。(3) “立無羅”<sup>③</sup>，“無”在寫本上作“无”，“立无羅”發音接近亞蘭語 lbr'h（敘利亞語 laβrā），意為“對兒子（to Son）”，可以意譯

<sup>①</sup> W/L 1926a: 121; Yoshida 1983: 327-29; Bryder 1985:58ff; 吉田豐 1986: §45; Mikkelsen: 107; Dictionary, v.III, pt. 1: 201.

<sup>②</sup> Yoshida 1983: 327-28; Bryder 1985:58, 90; 吉田豐 1986: §51; Yoshida 1987: 404; Mikkelsen: 104; Dictionary, v.I: 1; v.II: 1.

<sup>③</sup> Yoshida 1983: 327-28; Bryder 1985:58-59; 吉田豐 1986: §52; Mikkelsen: 104; Dictionary, v.I: 2; v.II: 5;圖版; 林悟殊, 1997 年, 第 73 頁。

為“對明子”。敘利亞文 ܠܒܪܐ br', 意為“兒子”。這個短語的意思就是：對着明子高呼“聖哉”。

伽路師阿 嘸 訶

三 (3)

·â \*l̥au xâ

ʔa l̥au xa

q'dwš

rwh'

[ ]

聖哉， 神靈

亞蘭語短語。(4) “阿嘸訶”<sup>①</sup>，發音近似亞蘭語 rwh'h, 敘利亞文 ܠܠܐܝܐ rūhā, 意為“風(wind)、神靈(spirit)”，漢文意譯為“風”。

咽 肥 訖 哩 吵[沙]

四 (4)

\*xji ja kjət \*lji ʃa

xi jia kir li ɕa

hy' qdyš'

(...) qdyš'h

活的，神聖的。

亞蘭語短語。(5) “咽耶”<sup>②</sup>，發音近似亞蘭語\*hy' (?) (比較敘利亞文 hayyā)。敘利亞文 ܠܠܐܝܐ hy', 意為“活的(living)”，漢文意譯“常活、活”。“咽耶”與上面的“阿嘸訶”組成一個詞組，意思是“活的神靈”。(6) “訖哩吵”<sup>③</sup>，原文作“訖哩吵”，吉田豐校改為“訖哩沙”，發音近似亞蘭語 qdyš'h (比較敘利亞文 qaddīšā)。意為“神聖的”，漢文意譯“清淨、淨”，也修飾第三個短語中的“阿嘸訶”。因此，“阿嘸訶咽耶訖哩吵” = rwh'h \*hy' qdyš'h, 意為“活的聖靈(the Living and Chosen Spirit)”<sup>④</sup>，即林悟殊校本《殘

<sup>①</sup> Yoshida 1983: 327; Bryder 1985:58-59; 吉田豐 1986: §75; Mikkelsen: 102; Dictionary, v.I: 16.

<sup>②</sup> Yoshida 1983: 327; 吉田豐 1986: §40; Yoshida, 1987: 404; Mikkelsen: 102; Dictionary, v.II: 8, 17.

<sup>③</sup> Yoshida 1983: 327-9; Bryder 1985:58-59; 吉田豐 1986: §46; Yoshida, 1987: 404; Mikkelsen: 107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204; 圖版。

<sup>④</sup> 敘利亞瓦希特(Wasit)景教主教西奧多·巴爾庫尼(Theodore bar Koni)約792年用敘利亞文寫成的《斯可利亞》(Liber Scholiorum)裏，ܠܠܐܝܐ ܠܠܐܝܐ rūhā hy' 是神的名字，通常翻譯為“活靈(Living Spirit)”，就是漢文摩尼教文獻中的“淨風”。

第五至第十個短語基本上是用帕提亞語將上述四個短語復述一遍。

帕提亞語短語。(7) “奧”<sup>①</sup>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’w（發音 ō），意為。 (8) “卑𩇛”<sup>②</sup>，原文作“卑𩇛”，瓦爾德施密特與楞茨校改為“卑𩇛”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pydr，讀若 pidar，意為“父親”，漢文摩尼教經把最高神稱為“明父”、“明尊父”、“慈父”、“真實父”、“能救父”。這個短語的意思是：對着明父高呼“聖哉”。

帕提亞語短語。(9) “補忽”<sup>③</sup>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pwhr，讀若 puhr，意為“兒子”。這個短語意思即：對着明子高呼“聖哉”。這裡的“兒子”當即林悟殊校本《殘經》第 134 行中說的“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”。摩尼教高僧福斯特斯 (Faustus) 在與聖奧古斯丁辯論時指出：耶穌的力量在太陽上，其智慧在月亮上

<sup>®</sup> W/L 1926a: 121; Yoshida 1983: 327; Bryder 1985:59; 吉田豊 1986: §70; Mikkelsen: 103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286.



①, “日月光明”當指耶穌。《下部讚・讚夷數文》稱頌夷數“自是明尊憐愍子”, 霞浦文書《摩尼光佛》也稱頌夷數為“無上明尊子”, 因此“補忽”當指夷數(耶穌)。

伽路師奧活時雲能  
yuât zi jjuən \*nəng  
xwɔɪ ɛi wyn ndəŋ  
kādūš ō wād žīwandag

七 (7)

[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]d      jywndg  
聖哉,      對 神靈,      有生命的,

帕提亞語短語。(10) “活”<sup>②</sup>, 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w’d, 讀若 wād, 意思為“風、神靈”, 漢文意譯為“風”。(11) “時雲能”<sup>③</sup>, 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jywndg, 讀若 žīwandag, 意思是“活的、有生命的”, 用來修飾前面的“風”。w’d jywndg 的意思即“活風(living spirit)”。林悟殊校本《殘經》第63行的“而云你暱”是帕提亞文 jywndg 的異譯。

鬱于而勒  
juət jju nzi lək  
ʔyɪ wy zi ləg  
ud wižidag

八 (8)

’wt      wjydg

和(被選的=)神聖的。

帕提亞語短語。(12) “鬱”<sup>④</sup>, 發音近似帕提亞文’wd, 讀若 ud, 意思是“和”。(13) “于而勒”<sup>⑤</sup>, 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wcydg, 讀若 wižidag, 意思是

① *Contra Faustum*, 20.2; in Gardner and Lieu, 2004, no. 69 (p.219).

② W/L 1926a: 121-122, 122 note 1; Bryder 1985:118ff; 吉田豐 1986: §84; Mikkelsen: 104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34.

③ É. Chavannes, & P. Pelliot, “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”, *Journal Asiatique*, 1911 (簡稱 Chavannes, & Pelliot, 1911), pp.537 -538 note 2; W/L i, 128, W/L 1926a: 121-122, 122 note 1; Bryder 1985:96, 118ff; 吉田豐 1986: §36 & 43; Mikkelsen: 107-8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200; 林悟殊, 1997 年, 第 270 頁。

④ 吉田豐 1986: §15; Mikkelsen: 109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65.

⑤ W/L i: 92; Bryder 1985:118ff; 吉田豐 1986: §87; Mikkelsen: 109, 52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37-8; 馬小鶴, 2008 年, 第 192-193 頁。

“被選中的 (chosen)”，也用來修飾前面的 w'd。wcydg 是 wcyn-的過去分詞 I.a 型（即以 -t/dg 結尾），其另一種寫法是 wjydg，w'd wjyd(g) 意為“（被選中的=）聖靈 (Holy Ghost)”。漢文音譯“阿嚩訶訶耶訖哩沙”=亞蘭語 rwh'h hy' qdyš'h=“活時雲<sup>能</sup>鬱于而勒”=帕提亞文 w'd jywndg 'wd wjydg，可以意譯為“活的、被選中的神靈 (the Living and Chosen Spirit)”，在漢文中就翻譯成“淨法風”，即聖靈。<sup>①</sup>第七至八個短語的意思是：向淨法風高呼“聖哉”。《初聲讚文》第二十個讚語寫作“于而嚩”，為帕提亞文 wjydg 的音譯，唐代摩尼教徒可能用“詮束”（當為“銓束”）來意譯帕提亞文 wjydg，把摩尼教選民稱為“銓者”。

基督教通常以白鴿代表聖靈，摩尼教也如此，《摩尼教殘經》稱聖靈為“白鴿微妙淨風”，霞浦文書《摩尼光佛》稱頌夷數時，也把聖靈稱為白鴿：“白鴿飛來騰瑞相，那能俗處現風光”。

鳴<sup>11</sup> 嚩 嚩 而 雲 咖<sup>12</sup> [= 加] 九 (9)  
 ·uo \*luo \*lân nîzi jjuæn \*ka  
 ʔo lo lan zi wyn ka  
 rōdān žīwandag  
 [ 河 生命的 ]

帕提亞語短語。（14）“鳴嚩<sup>嚩</sup>”，<sup>②</sup>發音近似帕提亞文/中古波斯文 rwd'n，讀若 rōdān，意為“河”。（15）“而雲咖”，<sup>③</sup>原文“咖”下面有一個“引”字，意思是這個“咖”字音應該發長音，“而雲咖”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jywndg'n，讀若 žīwandagān，意為“性命”。這個短語的意思是“性命河”，用來比喻和稱頌慈父明子淨法風。參看《下部讚》《嘆諸護法明使文》：“我等常活明尊父，……巧示我等性命海”；《嘆明界文》把天堂比作“純一無雜性命海”；《讚夷數文》稱頌夷數（耶穌）為“性命海”。

<sup>①</sup> 關於“淨法風”的討論見下文。

<sup>②</sup> 寫本上“鳴”這個字介乎“鳴”與“鳴”之間，見圖版，現根據吉田豐的釋讀作“鳴嚩嚩”。Yoshida 1983: 328; Bryder 1985: 60; 吉田豐 1986: §74; Mikkelsen: 108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299.

<sup>③</sup> W/L i: 84 n.2; Yoshida 1983: 328-9 note 19; Bryder 1985: 60; 吉田豐 1986: §44; Yoshida 1987: 404; Mikkelsen: 103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200.

十 (10)

鬱	佛	咽	不	哆 <sup>13</sup>	漢	沙	[娑]	囑
·juæt	b'juæt	*xji	piəu	*tâ	xân	sâ	*lân	
ʔyɿ	bvyɿ	xi	pfəu	ta	xan	sa	lan	
ud	frihɪft				xānsārān			
[ ]d	(... )yft				x'ns'r'n			
與	憐憫				泉。			

帕提亞語短語。(16) “佛咽不哆”<sup>①</sup>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*frhyft*，讀若 *frihɪft*，《初聲讚文》中寫作“佛咽弗多”，意為“愛”，漢文意譯“憐憫”。寫本上在“佛咽不哆”下面有“舌頭”二字，標明發音的方式。(17) “漢娑囑”，<sup>②</sup>寫本上作“漢沙囑”，吉田豐校改為“漢娑囑”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 *x'ns'r'n*，讀若 *xānsārān*，意為“泉水、井”。這個短語的意思是“憐憫泉”，用來稱頌慈父明子淨法風。參閱《下部讚》《嘆明界文》說天堂之上“百川河海及泉源，命水湛然皆香妙，……泉源清流無間斷，真甘露味無渾苦”；《此偈讚忙你佛訖，末後結願用之》稱頌忙你（摩尼）：“開甘露泉”。第九至十個短語的意思是：（慈父明子淨法風就像）性命河與憐憫泉。中古波斯文文書 M6 可資比較，這是一首悼詩，哀悼摩尼弟子末扎庫（Mār Zaku）去世：“噢，性命海（*jywndg zryh*）乾涸了！河流（*rwd'n*）都被阻斷，它們不再流動。……噢偉大的泉源（*x'nyg wzrg*），它的源頭被壅塞了！”<sup>③</sup>

## 二、淨法風、淨活風辨析

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第一至第十個短語為我們提供了堅實的語言資料分析“淨法風”到底是“淨風”，還是“惠明”。由於《殘經》引《應輪經》言“光明父子淨法風”，“淨法風”顯然即聖靈，因此我們可以從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

<sup>①</sup> Yoshida 1983: 328-329; Bryder 1985: 60; 吉田豐 1986: §34; Mikkelsen: 103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155; 馬小鶴，2008 年，第 177-8 頁；圖版。

<sup>②</sup> Yoshida 1983: 328-9; Bryder 1985: 60; 吉田豐 1986: §92; Mikkelsen: 104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63; 圖版。

<sup>③</sup> F. C. Andreas & W. B. Henning, *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ca aus Chinesisch-Turkestan*, III, Sb. PAW, 1934, e, 29 sq.; H.-J. Klimkeit, *Gnosis on the Silk Road*, New York, 1997, p.87; Yoshida 1983: 329.

一體的角度切入加以研究。衆所周知，基督教的“三位一體”是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摩尼教以何為“聖靈”是學者們長期探討的一個問題。瓦爾德斯密特和楞茨在《敦煌出土的一份漢語摩尼教讚嘆文書初探》中，只釋讀、英譯了第二首音譯詩的第5-7個短語。他們把第7個短語英譯為：“聖哉活風（Holy the Living Spirit）！”从字面上看，當然是對的，用他們當時慣用的希伯來文字母轉寫：漢字“活”是帕提亞文 𐭠𐭣 的音譯，漢文意譯為“風”，英文意譯 Spirit；“時雲𐭠𐭣”是帕提亞文 𐭠𐭣𐭠𐭣 的音譯，漢文意譯為“活”，英文意譯 Living。<sup>①</sup>他們在註釋中說明：見過多次“慈父”、“明子”、“淨法風”合在一起的祈禱文。繆勒（F. W. K Müller, 1863-1930）的《中國突厥斯坦吐魯番出土福音體文字寫卷殘片考》第二篇，第101、103頁上刊佈了雙語文書 M172（摩尼撰寫的《大應輪部》（*Evangelium*）（譯云《徹盡萬法根源智經》）殘片，那裏西南伊朗語（今通稱中古波斯語—筆者註）的（*pîdar-pûsar-*）*vâkhš yôždah*=（父親、兒子和）聖靈被翻譯為粟特語（*patrî-zâtîy*）*vižîlvâl* *zaparṭvâkhš*=（父親、兒子和）被選中的神靈—聖靈。（德文 *ausgewählten Lufthauch, dem hl. Geiste*, 英文 *Elected Spirit Holy Ghost*）<sup>②</sup>因此瓦爾德斯密特和楞茨認為：基督教的聖靈相當於摩尼教的 *spiritus vivens*（即漢文“淨風”—筆者按）。1983年吉田豐釋讀了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，肯定第八個短語與第七個短語是不可分割的；1986年他逐字詮釋了這些詞彙，可以確定：它們是帕提亞文 *w'd jywndg 'wd wjydg* 的漢字音譯，英文可以翻譯成：*living and chosen spirit (wind)*，即“活的被選中的神靈（風）”。增加了一個修飾詞“被選中的”，這個神是否仍然可以被理解為“淨風”呢？

“淨風”是大明尊第二次召喚時，召喚出來的神之一，他的主要活動是“入於暗坑无明境界”，把“先意”（即初人）救出來，然後“以五類魔及五明身，二力和合，造成世界—十天八地。”淨風有五個兒子，分別管轄十天八地的不同領域。在摩尼教神話中，此後就很少看到淨風的活動。他又被稱為“淨風佛”，這顯然是受佛教影響才在漢文摩尼教經中出現的新名字；又稱“淨風明使”。他又

<sup>①</sup> W/L 1926a: 121-122.

<sup>②</sup> F. W. K Müller, “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-Schrift aus Turfan, Chinesisch-Turkistan. II Teil”, *APAW* (= *Abhandlungen der (Königlich-)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(Berlin), Phil-hist Klasse*), Berlin, 1904, Anhang, No.2, pp.101, 103. 西南伊朗語、粟特語沿用繆勒的拼寫方法。

稱“淨活風”，《下部讚》的《普啓讚文》說：“又啓樂明第二使，及與尊重造新相，雄猛自在淨活風，并及五等驍健子。”（第125行）又見于《此偈讚日光訖，末後結願用之》：“大力堪譽慈悲母，驍健踊猛淨活風，十二船主五收明，及餘無數光明眾。”（第362行）“淨活風”从字面上來看，與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中帕提亞文 w'd jywndg 'wd wjydg 的意思相當吻合。w'd=風，jywndg=活，應該沒有疑問。“淨”是否 wjydg 的貼切翻譯呢？帕提亞文 wcydg 意為“被選中的、選民”，即僧侶。漢文把摩尼教僧侶稱為：清淨善眾、清淨師僧，<sup>①</sup>就是用“清淨”翻譯帕提亞文 wcydg。帕提亞文 w'd jywndg 'wd wjydg 看來似乎應當譯為“淨活風”，即“淨風”。

但是，漢文《下部讚》的《普啓讚文》中146行寫道：“清淨光明大力惠，我今至心普稱嘆，慈父明子淨法風，并及一切善法相。”第151行的詩句也類似。林悟殊校本漢文《摩尼教殘經》第131-136行說：“《應輪經》云：‘若电那勿等身具善法，光明父子及淨法風皆於身中每常遊止。其明父者即是明界无上明尊，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，淨法風者即是惠明。’《寧萬經》云：若电那勿具善法者，清淨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惠皆备在身，即是新人，功德具足。”从這段文字看，學者們不由得怀疑，聖靈会不会是“淨法風”即“惠明”呢？<sup>②</sup>

西方出土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中，至少有40多處以光明努斯（Light-Noûs，相當於漢文中的“惠明”）為聖靈（πνα ετουαβε）。<sup>③</sup>加德纳（I. Gardner）等在刊佈埃及喀里斯（Kellis）新發現的摩尼教希臘文寫本時指出：τὸ ἅγιον πνεῦμα ἡμῶν，意為“我們的聖靈”，有時候也用來指光明努斯。<sup>④</sup>他舉出的一個例証是《克弗來亞》第143頁第29-32行，屬於第56章。這一章講述魔鬼沙克勒（Saklas=路陽？）造立人身，光明努斯（惠明）進入人身，將舊人改造成新人，內容與《克弗來亞》第38章、漢文《殘經》有許多類似之處，在這章的後半部分，

<sup>①</sup> Mikkelsen: 51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38.

<sup>②</sup> Chavannes, & P. Pelliot, I, p.556 note 2.

<sup>③</sup> 當然，在摩尼教西方資料中，“聖靈”的用法也相當複雜。有時難以與基督教的“聖靈”相區別，有時指生命母，有時指摩尼。Dictionary, v. I, p.79. 科普特文 πνα 為 πνεῦμα 之縮寫，源自希臘文。Van Lindt, pp. 162-164.

<sup>④</sup> I. Gardner (ed.), *Kellis Literary Texts*, v.1, Oxford, 1996, pp.133-136.

光明努斯改稱聖靈。<sup>①</sup>這種改稱，與《摩尼教殘經》將惠明又稱為“淨法風”如出一轍，絕非巧合。

大明尊第三次召喚時有一個對人間救贖最重要的神—惠明，又稱惠明使、惠明大使、惠明佛，他又稱為“淨法風”，這與“淨活風”僅僅一字之差。我們要理清這些神名，必須搞清楚其伊朗語原本。這方面伊朗學家宗德曼（W. Sundermann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。

宗德曼 1979 年發表《摩尼教神話的各種伊朗語譯本的神名、魔稱和人名》，全面整理了這方面的資料。他認為：努斯（Nous，即漢文“惠明”）有幾個異名：中古波斯文 w'xš ywjdhr，意為“聖靈”（德文 Heiliger Geist，英文 Holy Spirit），w'xš zyndg，意為“活靈”（德文 Lebendiger Geist，英文 the Living Spirit）。在帕提亞文中，這個名字作 wjyd w'd，意為“被選中的神靈”（德文 Erwählter Geist，英文 Chosen Spirit），在粟特文中最流行的名字是 wjyd w'd，也意為“被選中的神靈”。<sup>②</sup>他的研究為翁拙瑞比較研究漢文神名與伊朗語神名打下了良好基礎。1985 年，翁拙瑞在宗德曼、吉田豐等人研究的基礎上，分析了這個問題。他認為，東方摩尼教中所有這些不同的“風”使事情變得相當複雜。在上述音譯詩的第七、八個短語中，有一個奇怪的混合詞：wād žīwandag ud wižīdag，是既“活”又“被選中的”神靈。但是，因為它前面列舉了“父親、兒子…”，很清楚，摩尼教用來指稱努斯的，正相當於（基督教的）聖靈。<sup>③</sup>這種把“活”與“被選中的”結合在一起的混合詞語見於一份亨寧研究過的中古波斯文-粟特文詞彙表。文書 o（M145）分兩欄，左邊一欄是中古波斯文，右邊用粟特文進行解釋，我們只錄其第 1-2 行，在每個詞下面加上中文直譯：

正面

(1) rwh'[]h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oo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zprt[ w]'t

<sup>①</sup> *Kephalaia*, ed. H.-J. Polotsky & A. Böhlig, Stuttgart 1940, 143. 29-32; I. Gardner, *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*, Leiden, 1995, pp.145, 150.

<sup>②</sup> W. Sundermann, “Namen von Göttern, Dämonen und Menschen in iranischen Versionen des manichäischen Mythos”, *AoF*, VI, 1979, p100; 重刊於 Sundermann, *Manichaica Iranica*, Ausgewählte Schriften, I, p. 126.

<sup>③</sup> Bryder, 118.

神靈 (風)	聖靈
(2) rwh'[]h	oo      jw'ndyy wyctyy      o
神靈 (風)	活的    被選中的

中古波斯文 rwh'h，出自亞蘭文 rūhā，與上述帕提亞文 w'd 相應，意思就是神靈、風。粟特文 w't 意為“風、神靈”，zprt 意為“清淨、神聖”，zprt w't 意為“聖靈”。jw'ndyy 意為“活的”，與帕提亞文 jywndg 相應；wyc̐tyy 意為“被選中的”，源自帕提亞文 wižīdag、中古波斯文 wizīdag。<sup>①</sup>亨寧在對第二行的評註中說：

這是“活靈”（Living Spirit，中古波斯文 wāxš ī zīhrēn，等等）與“選靈”（Elect Spirit，帕提亞文 wjyd w'd 等等）的拼湊。後者原來是翻譯敘利亞文 rūḥā dquḏšā，摩尼教徒習慣於用“選擇”來翻譯 qdš，特別是 qaddeš 和 ethqaddaš=wizīd-, wizīd-，意為“選擇，被選中”=“進入（或使之進入）摩尼教教會”=“就任聖職”。<sup>②</sup>

粟特文 *zprt wṭ*（聖靈）也見於景教文獻，僅舉一例：吐魯番出土景教粟特文《洗禮與聖餐儀式評註（A commentary on the baptismal and Eucharistic liturgies）》譯自敘利亞文，第 21 節歌頌明燈時提及三位一體之名如下，第一行是粟特文轉寫，第二行是英文翻譯，第三行是供對照的敘利亞文，第四行是敘利亞文轉寫，不加註元音，第五行是中文翻譯：

[illegible]

<sup>①</sup>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299; B. Gharib, *Sogidan Dictionary: Sogdian-Persian-English*, Tehran, 1995, §§9870, 11368, 11373, 11379, 4595, 10320 (pp.399, 463, 464, 184, 418)

<sup>20</sup> W. B. Henning, *Sogdica*, London, 1940, pp.46-47, *W. B. Henning Selected Papers*, Leiden, 1977, pp.47-48.

.....d-b-šm 'b' w-br' w-rwḥ' qdyš'. .....<sup>①</sup>

.....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名義，.....

景教粟特文文獻多譯自敘利亞文，而粟特人當中同時流行景教與摩尼教，因此，摩尼教經漢譯者也可能通過粟特人，了解一些敘利亞文宗教術語。

摩尼教經漢譯者還可能通過景教漢文文獻，了解一些敘利亞文宗教術語。在敦煌發現的漢文《景教三威蒙度讚》中，用“淨風王”、“淨風性”來翻譯敘利亞文 rūḥā dqudšā，《尊經》則翻譯為“盧訶寧俱沙”。穆爾（A. C. Moule）在 1930 年出版的《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》中，對《三威蒙度讚》作了這樣的說明：“這篇景教頌文，就其重要性而言，僅次於西安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》，但有些方面確實要比後者更有意義。”穆爾在為《三威蒙度讚》“慈父明子淨風王”這句作註解時說：“‘把“慈父”、“明子”和“淨法風”三者合并祈禱的情況’，在敦煌發現的同時代摩尼教頌文中‘出現過數次’。參見《王家亞洲學會雜誌》（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）1926 年第 122 頁。”<sup>②</sup>可見他已經意識到兩者之間的關係。吳其昱先生 1986 年發表文章，研究《景教三威蒙度讚》，將敘利亞文《天使頌》與漢文作一對照。下面第一行是筆者根據吳先生的照片作的敘利亞文錄文，第二行為敘利亞文羅馬字本，不加註元音。第三行為敘利亞文羅馬字本，加註元音。第四行英譯，第五行漢文寫本。我們只選擇與“淨風王”、“淨風性”有關的兩句：

4.

ܪܘܚܐ ܕܩܘܕܫܐ ܡܠܟܐ ܕܡܝܢ ܐܒܐ ܕܡܝܢ ܐܒܐ ܕܡܝܢ ܐܒܐ / .....

...../ 'b' wbr' wrwḥ' dqwdš' / mlk'

.....abā oabrā oruhā dqudšā. malkā

<sup>①</sup> M. Schwartz, *Studies in the Texts of the Sogdian Christians*, unpublished Berkeley dissertation 1967, p.88; N. Sims-Williams, *The Christian Sogdian Manuscript C2*, Berlin, 1985, pp.113, 118.

<sup>②</sup> [英]阿·克·穆爾著，郝鎮華譯，《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 年，第 59-62 頁。（簡稱“穆爾”）筆者根據英文原版將“淨風王”改正為“淨法風”。



.....Father, and Son and Spirit Holy. King

.....慈父明子淨風王，於

5.

ܡܠܟܐ /.....

dmlk' /.....

dmalke. ....

of kings, ....

諸帝中為師帝， ....

.....

14.

ܡܠܟܐ ܡܠܟܐ ܡܠܟܐ / ܡܠܟܐ ܡܠܟܐ ܡܠܟܐ

šwbh' l'lh' 'bwk / wlk wlrwh' dqwdš'

šubhā lalāhā abuk. olāk oalruhā dqudšā

Glory to God thy Father, and to thee, and to Spirit Holy

我嘆慈父海藏慈，大聖兼及淨風性，

.....

此句原文作“大聖謙及淨風性”，根據吳其昱先生的意見校改。他并說明：“此處 w 相當于 and, l 相當于 to, k 相當于 thee, rwh' dqwdš', 即 P3847 後部三身之一之証身，音譯作‘盧訶寧俱沙’。其中‘寧’字聲母相當於 d-，即以‘泥’母字對‘定’母字，八世紀密宗不空學派對音亦如此。遍尋句中無‘謙’字，但有‘兼’字 w，故知‘謙’為‘兼’之誤”吳其昱先生收入附錄之中的“希臘文第一本”上，“淨風”寫作：Ἅγιον Πνεῦμα。<sup>①</sup>。敘利亞文 ܡܠܟܐ ܡܠܟܐ 意為“淨風”，并無“王”的意思，或許受後面 ܡܠܟܐ 的影響而漢譯成“淨風王”。希

<sup>①</sup> 吳其昱，《景教三威蒙度讚研究》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57 本第 3 分，1986 年，第 415-419，429-434 頁。元代泉州敘利亞文景教碑銘上也經常使用“以聖父、聖子和聖靈的名義”。參閱牛汝極著，《十字蓮花：中國元代敘利亞文景教碑銘文顯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125-6，128-130，134-144，146-149，153-155 頁。

臘文《榮歸上帝頌》裏的 Ἅγιον Πνεῦμα 與上述埃及喀里斯新出土的摩尼教希臘文寫本上的 ἅγιον πνεῦμα 一致，殊非巧合，因為它們本來就同出一源。

林悟殊先生 2000 年全面吸收以前的研究成果，確定《尊經》雖與《三威蒙度讚》同屬一寫卷，但兩者均是獨立寫本。他校勘著錄《尊經》開頭三行如下：

### 尊經

敬禮：妙身皇父阿羅訶，應身皇子彌施訶，

証身盧訶寧俱沙。已上三身同歸一體。<sup>①</sup>

林悟殊先生 2009 年發表論文，詳細論述了《尊經》的妙身、應身、証身三位一體說，並提出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第一棱面第 2 行殘文在“清淨阿羅訶、清淨大威力、清淨”之後，可以校補“大智慧”三字，為三位一體的意譯。<sup>②</sup>吳其昱先生 2000 年發表文章，說明寫本 P.3847 前 24 行為《景教三威蒙度讚》，“其餘 22 行可分為二部分（圖一）：一、第 1 行，題尊經二字，2-9 行敬禮二字後緊接三身及二十二法王名，三身敘[利亞]文名依次為阿羅訶 ‘hl’，（’alāhā’），彌施訶 mšyh’（mšiyhā’），及盧訶寧俱沙 rwh’ dqwdš’（ruwhā dquwdšā’），其中‘寧’字聲母相當於 d-，即以‘泥’母字對‘定’母字（\*nd-），八世紀密宗不空學派對音已如此，至於‘寧’元音及收聲，漢蕃對音《千字文》作-e，P2322 作 ne。二、第 10-18 行亦以‘敬禮’二字開始，下接三十五部經名。”<sup>③</sup>穆爾在其研究《尊經》的註解中說明：“‘盧訶寧俱沙’為敘利亞文 Ruha da Qudša 之譯音，意為‘聖潔的精神’，但是中間加進‘寧’這個音節，我尚未能找到解釋”。佐伯好郎則試圖用日本讀音 Ru-ha-nei-gu-sha 來解釋，但我們仍然難以明白，何以“寧 nei”為敘利

<sup>①</sup> 林悟殊，《敦煌景教寫本 P.3847 之再研究》，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，第五卷（2000），第 61 頁；林悟殊，《唐代景教再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126 頁。

<sup>②</sup> 林悟殊，《經幢版“三位一體”考釋--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三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，2009 年第 1 期（總第九十三期），第 258-396 頁。

<sup>③</sup> 吳其昱，《唐代景教之法王與尊經考》，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，第五卷（2000），第 13 頁。

亞文 da 的音譯。翁拙瑞先生則誤寫作“盧訶俱寧沙”，吉田豐先生寫的書評也未指出其誤。<sup>①</sup>吳其昱先生此說則比較合理地解釋了這個問題。

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》也用典雅的漢文講到“三位一體”：“總玄樞而造化，妙眾聖以元尊者，其唯 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？……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，同人出代。……設 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，陶良用於正信。……道惟廣兮應惟密，強名言兮演三一” 《志玄安樂經》則把聖靈的敘利亞文名稱音譯為“羅嵇”。<sup>②</sup>

我們可以列表對照基督教與摩尼教的“三位一體”如下表：

	聖父	聖子	聖靈
粟特文景教《洗禮與聖餐儀式評註》	ptry	z'ty	zpṛt w't
漢文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》	三一妙身無元真主 阿羅訶	三一分身景尊彌施 訶	三一淨風
唐代洛陽景教經幢	清淨阿羅訶	清淨大威力	清淨[大智慧]
景教《尊經》	妙身皇父阿羅訶	應身皇子彌施訶	証身盧訶寧俱沙
《三威蒙度讚》	慈父	明子	淨風王
敘文《天使頌》	'b'	br'	rwh' dqwdš'
亞蘭文擬構（文書 M260）	*l'b'	lbr'h	rwh'h (*hy') qdyš'h
漢文摩尼教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	羅𐰇	立无羅	阿嚶訶（𐰇耶）訖哩沙
《下部讚》第 146、151 行	慈父	明子	淨法風
漢文摩尼教《殘經》第 131-6 行	明父者即是明界无 上明尊	明子者即是日月光 明	淨法風者即是惠明

<sup>①</sup> 穆爾，第 64 頁；P. Y. Saeki, *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*, Tokyo, 1951, p.258; Bryder, p.59; Yoshida 1987.

<sup>②</sup> 翁紹軍，《漢語景教文典詮釋》，三聯書店，1996 年，第 44-45、48-50、178、183 頁。

通過這一對照，我們可以確定，摩尼教中的聖靈不是“淨活風”=“淨風”，而是“淨法風”=“惠明”。宗德曼在1992年出版的《〈[明使演說]惠明經〉—東傳摩尼教的一部說教作品：帕提亞語本和粟特語本》的第1節中，釋讀出 wjyd w'd，德譯成 Heiligen Geist（聖靈），仍然認為這就是光明努斯（Licht-Nous），即“惠明”。<sup>①</sup>他在1997年出版的《靈魂說教》第96節中也釋讀出這個詞，德譯成 Erwählte Geist（被選中的神靈），也即 Heilige Geist（聖靈）=光明努斯。<sup>②</sup>

《摩尼光佛》“開壇讚”稱頌三智：“稽首廣大智，微妙善心王，萬法本根源，圓明常寂照。稽首圓鏡智，微妙大惠明，警覺諸群迷，遂緣有感應。稽首淨法智，微妙淨法風，妙意變化間，分身千百億。三隱淨法身，圓明一性智，亦現體不同，一性元無二。”<sup>③</sup>從這段資料看，“善心王”、“大惠明”和“淨法風”是“圓明一性智”，“一性元無二”，實際上就是光明努斯（Light-Noûç）。這些新釋讀刊佈的資料一再證明摩尼教中的聖靈確為惠明。

通過以上語詞分析，我們覺得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里的“聖靈”理解為“淨法風”=“惠明”，不僅比較符合摩尼教的教義，而且語詞方面也有較多的証據。我們可以認為，《下部讚》的第二首音譯詩是一首讚美“三常”即慈父明子淨法風和“四寂”即清淨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慧的頌詩。在漢文《下部讚》的《普啓讚文》中也可以找到相當近似的頌詩，比如第151行：“清淨光明力智惠，慈父明子淨法風，微妙相心念思意，夷數電明廣大心。”

### 三、“四寂”新証

《摩尼光佛》稱頌五大聖境，將智慧、光明、大力、清淨等四寂與之結合起來：

<sup>①</sup> W. Sundermann, *Der Sermon vom Licht-Nous*, Berlin, 1992, pp.62-63, 78, 152.

<sup>②</sup> W. Sundermann, *Der Sermon von der Seele*, Berlin, 1997, pp.82-83, 131, 168.

<sup>③</sup> 元文琪，2011年，頁174。

智慧樂，智慧聖境受歡娛。智慧樂，歸去來兮歸去來，誰能六道免輪回？借問家鄉何處去？光明寶界百花臺。

光明樂，光明聖境受歡娛。光明樂，七寶池中七寶橋，香空聖子盡相邀，聖子把花齊讚詠，化生池裏唱齊饒。

大力樂，大力聖境受歡愉。大力樂，極樂雲臺七寶莊，金臺銀闕滿三千，琉璃殿塔相交映，瑞色高明日月光。

清淨樂，清淨聖境受歡娛。清淨樂，十二光王常從，無邊聖子競來前。香空聖眾常圍繞，兩下花鬘及寶冠。

.....<sup>①</sup>

霞浦文書中有三處保存了“四寂”的音譯文字，一處是文書《四寂讚》寫道：“奧和匐、賀盧詵、嵯鵲囉、唎哩”。另一處是《去煞符》寫道：“𑖀𑖄、烏芦詵、𑖀𑖄、時哩”。第三處是《摩尼光佛》第32頁寫道：“唎𑖀、𑖀𑖄，蘇路、和𑖀”。<sup>②</sup>我們繼續譯釋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第十一至十六個短語<sup>③</sup>，在相應之處加上霞浦文書的音譯文字，一起加以比較。

	醫 <sup>14</sup> 羅 訶 耨 呼 邏	十 一 (11)
	·i lâ xā n̄u xuo *lâ	
	ʔi la xā n̄əu xo la	
Aram.	‘yl’h’ nwhr’	

[ (...) ]

清淨、光明、

《四寂讚》 奧和匐

亞蘭語短語。(18) “𑖀𑖄羅訶”<sup>④</sup>，“醫”在寫本上作“𑖀”，“𑖀羅訶”發音近似敘利亞語 alāhā。敘利亞文 ܐܠܗܐ ’lh’，意為“神”，漢文意譯“清淨、聖”。唐代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、景教文獻《三威蒙度讚》、《尊經》、《宣

<sup>①</sup> 元文琪，2011年，第179頁。

<sup>②</sup> 元文琪，2011年，第171頁。

<sup>③</sup> 馬小鶴，2010年，第74-77頁。

<sup>④</sup> Yoshida 1983: 328-30; Bryder 1985: 61; 吉田豐 1986: §22; Mikkelsen: 108; Dictionary, v.I: 1; v.2: 2, 47, 30; 圖版。

元本經》都将“上帝”的名稱音譯為“阿羅訶”。奈丁（al-Nadim）987-989 年刊行的阿拉伯文《群書類述》（*al-Fihrist*）記載明尊的四大之一是 allāh（神）。

（19）“耨呼邏”<sup>①</sup>，發音近似敘利亞語 nūhrā。敘利亞文 ܢܗܪܐ nwhr’，意為“光明”。《群書類述》記載明尊的四大之二是 nūruhū（其光明）。

十二 (12)

醫<sup>14</sup> 羅訶 紇 彌<sup>15</sup> 哆  
 \*yuət mjiɛ \*tā  
 xoɪ mbi ta  
 ‘yl’h’ hmt’  
 ‘yl’h’ [            ]

大力、 智慧。

亞兰語短語。（20）“鑿羅訶”，“醫”在寫本上作“鑿”，寫法、發音與（18）一樣，顯然有誤。吉田豐認為，亞兰文原本的“神”與“力”不大可能是同一個字，原本表示“力”的敘利亞文可能是 ḥaylā，但是在傳抄過程中發生了訛誤。文書 M260 在應該表示“大力”的地方也寫作‘yl’h’。他看不出‘yl’h’代表任何意為“力”的亞兰文詞彙。《群書類述》記載明尊的四大之三是 quwwatuhū（其力量）。（21）“紇弥哆”<sup>②</sup>，“彌”在寫本上作“弥”，“紇弥哆”發音近似亞兰語 \*hmt’（？）（比較敘利亞文 ḥkmt’ [ḥexmθā]），漢文意譯“智慧”，其通假詞為“智惠”。敘利亞文著作《斯可利亞》以 ܚܚܡܬܐ ḥkmt’（智慧）為十二處女之二。《群書類述》記載明尊的四大之四是 ḥikmatuhū（其智慧）。白玉蟾（1194-1229）著《海瓊白真人語錄》記載明教：“其教大要在乎清淨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慧八字而已。”第十一至十二個亞兰語短語就是這八字。

十三 (13)

夷 薩 烏<sup>16</sup> 盧 訖  
 i \*sāt uo luo ʃiɛn  
 ji saɪ ʔo lo ɕiɛn  
 MP yazd rōšn  
 [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]

<sup>①</sup> Yoshida 1983: 328-29; Bryder 1985: 61; 吉田豐 1986: §64; Mikkelsen: 107; Dictionary, v.I: 6; v.2: 12.

<sup>②</sup> Yoshida 1983: 328-29; Bryder 1985: 61; 吉田豐 1986: §37; Mikkelsen: 107; Dictionary, v.I: 4; v.2: 8; 圖版。

清淨、 光明、  
《四寂讚》 賀盧詵  
《摩尼光佛》唵 嚧詵  
《去煞符》 𪛗 烏芦詵

中世伊朗語短語。(22) “夷薩”<sup>①</sup>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/中古波斯文 *yzd*，讀若 *yazad*，漢文意譯“清淨、聖”。(23) “烏盧詵”<sup>②</sup>，發音近似帕提亞文/中古波斯文 *rwšn*，讀若 *rōšn*，漢文意譯“光明”。《初聲讚文》中第二十二個讚語也是“烏盧詵”。《摩尼光佛》中的“嚧詵”，可能是一種異譯，也可能是傳抄中抄漏了“烏”或“賀”。

祚 路 鬱 于 咽  
dz'uo lo ɿuət jju \*xji  
dzo lo ʔyɿ wy xi  
zōr ud wihī

十 四 (14)

[ ](r) 'wd wyhyh  
大力 與 智慧。

《四寂讚》嵯鵲囉 唎哩  
《摩尼光佛》蘇路 和醯  
《去煞符》訛罰 時哩

中世伊朗語短語。(24) “祚路”<sup>③</sup>，發音近似伊朗語 *zwr*，讀若 *zōr*，意為“力量”，漢文意譯為“大力”或“力”。(25) “于咽”<sup>④</sup>，發音近似中古波斯語 *whyh*，讀若 *wehīh*，意為“智慧”，漢文意譯為“智慧”或“智惠”或“惠”。《下部讚》第 108 頌合稱之為“聖光明大力惠”。福建泉州華表山的元代摩尼教草庵遺址的摩崖石刻上，亦有“清淨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慧”字樣。第十三至十四個伊朗語短語與第十一至十二個亞蘭語短語相應，也是這八字真言。

<sup>①</sup> Yoshida 1983: 328-30; Bryder 1985: 62; 吉田豐 1986: §98; Mikkelsen: 108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76.

<sup>②</sup> 寫本上這個字介乎“烏”“鳥”之間，見圖版，根據吉田豐的釋讀，作“烏盧詵”。Yoshida 1983: 328-30; Bryder 1985: 62; 吉田豐 1986: §76; Mikkelsen: 108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00.馬小鶴，2008 年，第 194-195 頁。

<sup>③</sup> Yoshida 1983: 328; Bryder 1985: 62; 吉田豐 1986: §100; Mikkelsen: 109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85.

<sup>④</sup> Yoshida 1983: 328; Bryder 1985: 62; 吉田豐 1986: §88; Mikkelsen: 109; Dictionary, v.III, pt.1: 341.

伽路師  
Aram. q'dwš

十五 (15)

亞蘭語短語。聖哉！

伽路師  
Iran. kādūš

十六 (16)

伊朗語短語。聖哉！

《四寂讚》伽度師

《去煞符》伽度師

#### 四、結語

《下部讚》第二首音譯詩讚頌了父親、兒子、活的被選中的神靈、神、光明、大力、智慧。“三常”即三位一體的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霞浦文書稱頌夷數為“無上明尊子”，又稱頌“白鴿飛來騰瑞相”，以最高神無上明尊為聖父，以夷數為聖子，以白鴿象徵聖靈。聖靈在霞浦文書中被稱為“善心王”、“大惠明”和“淨法風”。霞浦文書中的“淨風”為“淨活風”，而非“淨法風”；“惠明”纔是“淨法風”，也即聖靈。

《四寂讚》中的“奧和匐”在《下部讚》中作“鑿羅訶”，都是敘利亞文 ܐܠܗܐ 'lh' 的音譯；在景教文獻中音譯為“阿羅訶”。《摩尼光佛》中的“唎𑖀”則是帕提亞文/中古波斯文 yzd 的音譯，在《下部讚》中作“夷薩”。“奧和匐”和“唎𑖀”都意為神，意譯為“清淨、聖”。《去煞符》則用了一個新造的字“𑖀𑖎”來表示，意即“真天”，《奏申牒疏科冊·奏三清》上奏的神之一為“太上真天摩尼光佛”。《四寂讚》中的“賀盧𑖀”、《摩尼光佛》中的“𑖀𑖎”、《去煞符》中的“烏芦𑖀”均為帕提亞文/中古波斯文 rwšn 的音譯，在《下部讚》中作“烏盧𑖀”，意為“光明”。《四寂讚》中的“嵯鵲囉”、《摩尼光佛》中的“蘇路”、《去煞符》中的“𑖀𑖎”均為伊朗語 zwr 的譯音，《下部讚》中作“祚路”，意為“大力、力”。《四寂讚》中的“𑖀𑖎”、《摩尼光佛》中的“和



醯”、《去煞符》中的“時哩”均為中古波斯語 whyh 的音譯，《下部讚》中作“于呬”，意譯“智慧”、“智惠”或“惠”。摩尼教神祇和光明、大力、智慧為四位一體，希臘摩尼教徒稱之為“父的四面尊嚴”。許地山先生曾疑為《摩尼光佛教法儀略》殘尾所說的“四寂法身”。<sup>①</sup>現在霞浦文書《四寂讚》等文書證實了許地山先生的先見之明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許地山，《摩尼之二宗三際論》，載於《燕京學報》第三卷，1928年。

次偈宜從依梵  
 伽路師羅<sup>一</sup> 伽路師立无羅<sup>二</sup> 伽路師阿婆訶<sup>三</sup> 伽路師奧早<sup>四</sup>  
 伽路師奧補忽<sup>六</sup> 伽路師奧活時雲<sup>七</sup> 樹子而<sup>八</sup> 鳴爐<sup>九</sup> 雲<sup>十</sup> 伽路師  
 佛四不<sup>十一</sup> 頤漢沙<sup>十二</sup> 囉<sup>十三</sup> 鑿羅訶<sup>十四</sup> 稱呼<sup>十五</sup> 鑿羅訶<sup>十六</sup> 訖<sup>十七</sup> 多<sup>十八</sup> 夷<sup>十九</sup> 蔭<sup>二十</sup> 烏<sup>二十一</sup> 盧<sup>二十二</sup>  
 訖<sup>二十三</sup> 三<sup>二十四</sup> 路<sup>二十五</sup> 樹<sup>二十六</sup> 子<sup>二十七</sup> 四<sup>二十八</sup> 伽路師<sup>二十九</sup> 十五<sup>三十</sup> 伽路師<sup>三十一</sup> 十六<sup>三十二</sup>

圖版：《下部讚》第 154-8 行：第二首音譯詩。

參考書目

AoF. *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*

APAW. *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/ Philosophisch-Historische Klasse.*

BSOAS. *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*

P. Bryder, *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: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*, Löberöd, 1985.

É. Chavannes, & P. Pelliot, “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”, *Journal Asiatique*, 1911.

*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*, Turnhout, 1998-（簡稱 *Dictionary*）

Iain Gardner and Samuel N.C. Lieu, *Manichaean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* / edited by Iain Gardner and Samuel N.C. Lieu. Cambridge ; New York 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4.

黃佳欣，《霞浦科儀本〈樂山堂神記〉再考察》，提交“海陸交通與世界文明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，廣州中山大學主辦，2011年12月2日至5日。

林悟殊，《摩尼教及其東漸》，臺北：1997年。

林悟殊，《中古三夷教辨証》，北京，2005年。

馬小鶴，《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。

馬小鶴，《摩尼教〈下部讚〉第二首音譯詩譯釋—淨活風、淨法風辨析》，《天祿論叢—北美華人東亞圖書館員文集·2010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，頁65-89。

G. B. Mikkelsen, *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in Chinese*, Turnhout, 2006.

芮傳明，《摩尼教神“淨風”、“惠明”異同考》，《歐亞學刊》第6輯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頁84-96。

芮傳明，《東方摩尼教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

圖版：《英藏敦煌文獻·漢文佛經以外部分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0-，第4冊，第148頁。（簡稱“圖版”）

E. Waldschmidt & W. Lentz, “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äismus”, *APAW*, 1926, no.4.（簡稱 *W/L i*）.

- E. Waldschmidt & W. Lentz, "A Chinese Manichaean Hymnal from Tun-huang",  
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*, 1926, pp.121-122 (簡稱 W/L 1926a).
- 楊富學, 《〈樂山堂神記〉與福建摩尼教—霞浦與敦煌吐魯番等摩尼教文獻的比較研究》, 《文史》2011 年第 4 輯(總第 97 輯), 第 135-173 頁。
- Y. Yoshida, "Manichaean Aramaic in the Chinese Hymnscroll", *BSOAS* 46,2, 1983, pp.326-331.
- 吉田豊, 《漢訳マニ教文獻における漢字音寫され中世イラン語について》, 《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》, I (1986[1987]), 第 1-15 頁, 及圖版。
- Y. Yoshida, "P. Bryder, *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*, Löberöd 1985" (rev.), *BSOAS* L, 1987, pp.403-4.
- 元文琪, 《福建霞浦摩尼教科儀典籍重大發現論證》, 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1 年第 5 期, 第 169-180 頁。
- 張廣達, 《唐代漢譯摩尼教殘卷》, 《東方學報》京都第 77 冊, 2004 年, 第 376-336 頁[第 65-105 頁], 英文摘要: 第 445-444 頁; 收入張廣達, 《文本、圖像與文化流傳》,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08 年, 第 296-348 頁。